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振瑞 著



中西医结合，就是在
中西医结合合作的基
础上，主要由中西医
兼通的医学人才，用
现代科学方法，发
掘、整理、研究祖国
医药学遗产，丰富现
代医学科学，发展具
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
一的新医学的过程。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王振瑞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王振瑞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2

ISBN 7-5434-4986-2

I. 中… II. 王… III.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国 IV. R2-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083 号

书 名	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
作 者	王振瑞
责任编辑	张福堂 杨玉岭
装帧设计	张克瑶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开发区海河道 29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89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986-2/R·12
定 价	7.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国现实存在有辉煌成就的中国传统医学，同时，也存在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因而，约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重视发展现代医学的同时，也重视继承发展传统医学，并提倡中西医相互学习，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促进中西医结合，以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并推动我国医学科学的进步，丰富世界医学。

半个世纪以来，在史无前例的人口众多的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中西医两种医学直接交锋。医师的责任心，病家的需要，学科交叉进步的互动趋向，使中西医两种医学很自然地互动、交叉和互补，中西医结合学科在我国大地上应运而生，现在已经是走进千家万户了，这也是我国医学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互动的成就。今天，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的了，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更是不可迷失。我们说中西结合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之桥，是跨越中西医学之桥（a bridge across medicines），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它是中国医学科学的光彩夺目的亮点，也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很值得自豪的亮点。20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被誉为“哈佛三杰”的中国国学大

师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先生曾倡导“昌明国粹，融汇新知”的精神，今日看来仍有现实指导意义，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前景当然是十分美好的。

在促进中西医结合的进程中，我想应当提倡多多反思过去走过的路，这也就是王振瑞博士撰写《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的实际意义吧。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研究过去是为将来服务的。我想在促进中西医结合过程中，总的原则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 12 个字。作到不守旧，不崇洋，不排外。

王振瑞博士索序于我，我认为他的敢于在各种论争中梳理脉络，不畏艰难，用心撰写，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书中的观点和认识，不见得都全能为大家所认同，我想这无妨，可以用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去对待它，多一些尊重和宽容，多一些探讨和理解，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

中华民族应当自强，中国传统医学应当得到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陈可冀

2002 年国庆节于北京西苑

序

中西医结合，是一门新生的学科。它发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发扬于世界。它是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正确对待医学科学发展中中西医学术关系的一项创造性举措，是成千上万人数十年理论实践、临床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代表了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回顾中国卫生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间所走过的历程，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中医学方面，真可谓实现了思想认识上、方针政策上的一次革命。

毛泽东主席对中西医的态度，与卫生部门的少数领导人相左，他站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从中医数千年保健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数十万中医药人员执业的现实出发，批判了轻视中医的错误。在对中医的总体评价上，他严肃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关键措施上，他要求卫生部门领导建立中医研究机构，集中高明的中西医专家，共同研究中医药学，更明确强调：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不是中医学习西医。在目标与方向上，他指出：要把中医中药知识，与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

药学。他还乐观地期望“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预见“针灸不是土东西，将来世界各国人民都要应用它”。他还中肯地告诉卫生界“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我所以回顾这段很不寻常的往事，仅仅是为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创举，正是毛泽东主席等正确解决了我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中西医并存、相互抗争的特殊关系，开拓了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广阔道路。

确实，每一个新生事物几乎都要经历一个不平常的磨炼发展过程，中西医结合也不例外。中西医能否结合，如何结合，以及结合的内涵、方法、途径、最终目标等等，中西医界的看法很自然地存在着分歧，甚至有人动了感情参与论争，这也并不十分奇怪。但当我知道王振瑞的博士论文以《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为题，并附有长篇《中国中西医结合史》时，我确实有些担心的感觉。因为，振瑞 10 多年前跟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给我的印象是性格有点内向、少言，并非以论辩为长。但当我系统读了他的论文，特别是参加论文答辩后，我觉得担心实属没有必要。他的论文与答辩：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论证客观有理，论据比较充分可靠。他的史才、史论，富有哲理的表述，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也曾同论文审阅者交换看法，在认识与评价上也很一致。

当然，我也相信《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的论点，在中西医学界，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也会很自然，甚或会长时期存在。但是，该文确确实实在此领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讨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相信通过不断的研讨、争论，最终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共识，我们的事业会因此而获得更快的发

展，获得更大的进步。正当该论著出版之际，振瑞希望我能为该书的出版写个序，我是欣然接受的。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促使我高兴地为该书写序，因为振瑞已正式获得在我处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我也希望该论文的出版，能获得更多同道的关注，共同为此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的意见、论文、争鸣，使我们的学术争鸣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获得更有益的经验，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论著，促进中国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

李经纬

2002 年 10 日 北京

目 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1)
前 言·····	(1)
第一节 “中西医结合” 概念的形成·····	(3)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 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	(10)
第三节 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 新医学” ·····	(20)
第四节 “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 和发展 ·····	(27)
第五节 “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 与回归 ·····	(33)
第六节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	(39)
第七节 中西医结合启程的脚步 ·····	(48)
第八节 中西医结合新时期的开始 ·····	(61)

第九节 略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中西医兼通”	(71)
第十节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78)
第十一节 中医学是否会因中西医结合而消亡	(94)
简短的结语	(105)
综 述	(107)
致 谢	(110)
个人简历	(112)
附一：导师审阅论文后的书面批示	(116)
附二：答辩委员会决议	(122)
后 记	(124)

中 文 摘 要

一、“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是中国医学界独具的特点。

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 1960 年已基本定型。毛泽东指示、党报社论、政府文件等，应该成为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基础。我们有充分依据为“中西医结合”下这样一个定义：

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

简言之，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研究过程。明确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哪些工作属于中西医结合，哪些正确的研究结论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与实现最终目标有关的自觉活动，都当视为中西医结合工作。因此“中西医结合”具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中西医生的团结合作、中西医疗技术的并用、中西药物的配伍、中西医理的互证、

中西医学的交融，都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

二、“中西医结合”定义中的几个要点

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开端。建国初期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及1954年以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真正实现，是中西医结合迈出的第一步。

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中，“西学中”人员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后来随着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学习西医而由中医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人才者逐渐增多。这类人才与“西学中”相比，虽有西医学基础不够坚实的缺陷，但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中医学方面，却又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确立现代科学方法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关键。关于“现代科学方法”的含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西医结合专家即进行过专门论述。现代科学方法当然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一般而言，生命科学不过是物理、化学、数学等非生命科学在生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由于方法论的统一性，现代医学与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高度亲和性，是传统医学所无法比拟的。直接应用现代医学以外的现代科学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在中医药现代研究中不会占有太大的比重。

在关于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曾经萌生过用传

统医学方法研究西医药的思想。例如有人专门围绕着“西药中药化”问题发表论著，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从而不仅能为西医使用，也能被中医按中医药理论来使用”。西药具有特定的西医诊断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严格的配伍规律和使用剂量，这些精确的定量参数，是笼统的中药性味归经理论无法概括的。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西药的设想不过是无法操作的空论，有违于科学发展规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与“统一的新医学”

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统一的新医学”。

“统一”是“结合”的结果，而“结合”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历史过程，决不是简单的二者相加，也不是所有内容的水乳交融，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统一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两种医学的全部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的融会贯通。“统一的新医学”的科学形态必然是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形态，不可能是传统的科学形态，也不可能是传统与现代相混合的科学形态。当然，作为“统一”基础的实验科学决不是停留在目前水平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各方面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对实验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应当给予充分的评估。

“新医学”的“新”，不是科学形态的前所未有，而是获得的极为丰富的民族性科学内容为目前西医学所不备，完成

科学形态转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又为传统医学所不及。

有人将“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称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但这两个词语表述的必须是同一个概念，必须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若将中西医术语混杂的过渡性概念当作“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新理论，而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是目前存在的医学体系之一，必然引起概念的混乱。依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中国并存的只是三类学者组成的三支卫生力量，而不是三类学者创立的三种医学。如果新医学果真能够全面综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所有长处而又能摒除其所有短处，那么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三种医学并存的局面。

四、“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除了“中西医结合”之外，还先后出现过“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等几种不同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和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政策问题。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近代中医学和中医界因西医传入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中医学术流派。他们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和维护执业中医的社会地位，主要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

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都认为中西医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他们的立场、研究方法及所要实现的新医学的面貌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一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变化，这是医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所以中西医结合史不应该从近代写起。

五、“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科学化”的否定与回归

“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近代“中医科学化”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倡导“中医科学化”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目的则是把中医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合理的、真理性的体系，以求得到世界的公认，丰富世界医学，并促进世界医学的进步。

废止中医派代表人物余云岫，不仅指责中医理论“不科学”，而且把中医临床疗效也说成是“偶合幸中”；而“中医科学化”的代表陆渊雷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经验，却基本上否定了中医学理论，后来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具有某些一致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中医”思想一度回潮，陆渊雷等也仍然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观点，这对卫生部领导人制定新中国的卫生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是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而那时的“中医科学化”又有了与近代“中医科学化”不同的含义：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则没有什么讲求的必要了。

从1954年批判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逐步确立了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不仅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而且还承认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认为这些理论内核可以弥补西医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不足，因而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

“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然而，“中西医结合”为达到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新医学的目标所运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也正是“中医科学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这又表现出“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同其他门类的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的，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六、“中西医结合”引出的“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舆论热潮中，由不满于中西医结合现状的一些中医界人士提出的一种

依靠自身力量、直接用现代科学改进中医的主张。“中医要现代化，不要西医化”等充满了反对中西医结合情调的呼声，表达了一些人倾力于中医药现代研究的欲望。

“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现代科学化”，就是将中医学转化为现代科学形态的科学。然而，“中医现代化”采用的现代科学方法不可能不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最终发展成的“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也不可能不包含现代医学的内容。实际上，“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的主体不同：一是中医界，一是中西医结合界。

如何开展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中医界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1980年确立的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方针，已经明确了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尽管“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不失为一种卓越的见解，但三支力量毕竟各有主攻方向和首要任务，都不应该尸位素餐而又越俎代庖。中医界应当认识到实验科学向中医药领域进军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注意学习和借鉴必要的西医知识和成熟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而不能坚持什么“纯中医”。但这也只是像中国的西医不应坚持“纯西医”一样，并不意味着中医界要放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竞相进入实验室去从事属于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工作。如果中医界都打着“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去做实质上等同于中西医结合的事情，那么中医这支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失去与另外两支力量并存的可能。

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是世界任何